

赫爾曼·梅爾維爾《白鯨》中的 懺悔與終極性

Repentance and Ultimacy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美】金容希著 陳影譯

Sharon KIM

作者簡介

金容希，美國賈德森大學英語系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Sharon KIM, Professor of English, Judson University, USA.

Email: skim@judsonu.edu

Abstract

Moby-Dick centers on Captain Ahab's quest for revenge against a fabled white whale. As an archetypal battle between man and beast, the novel chronicles a limit experience, an encounter with the powers of nature that intersect typologically with intimations of an ultimate being. As the crew of the Pequod travel far into the fluidic wilderness of the ocean, they witness Ahab's rage against the whale as ultimately a rage against the God behind the whale. The narrative of this hunt, however, is framed by the concept of repentance, introduced by the sermon of Father Mapple in Chapter 9. A former whaler, Mapple testifies to his own encounter with ultimacy through the biblical story of Jonah, comparing himself to the prophet who was temporarily swallowed by a whale. Mapple's recognition of being overtaken by the divine leads to his repentance — a conversion that transforms his identity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divine. While his former self is lost to the ultimate, a new being emerges, the Father Mapple who is rescued by God and represents God's word to others. Mapple's example serves as the possibility rejected by Ahab, who refuses to relinquish his resentful self or repent into new existence. Intent on clashing with ultimacy instead of yielding to it ensures a distor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ine,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both Ahab and his witness to the divine. Repentance mediates between human finitude and ultimacy in a way that deflects trauma and enables mutually transformative contact.

Keywords: Melville, *Moby-Dick*, Repentance, Mapple, Ultimacy, Resentment

《白鯨》（*Moby-Dick*, 1850）記敘了搜捕神秘白鯨的故事。因被這條白鯨刈掉一條腿，亞哈船長尋遍世界所有海域，想要殺掉這條他所痛恨的鯨魚。亞哈那條殘缺的腿是一個無法療癒的記號，昭示着他作為人的有限性。他與白鯨莫比·迪克的交鋒讓自己遍體鱗傷，被一種非人類的力量擊敗；他殘缺的身體揭示了人與非人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兩者在形式與力量上差異巨大。亞哈怒不可遏，一心復仇。亞哈身邊的人逐漸發現，亞哈對白鯨發怒其實是向白鯨背後的上帝發怒。因此，書中眾所周知的亞哈尋鯨故事可以呼應一個看似並不相關的概念：懺悔（repentance）。小說在開篇就通過梅普爾牧師指出，懺悔是與神聖相遇後產生的生存轉變（a conversion of being）。這種轉變讓人建構性地適應神聖，因此可以減弱接觸全然他者（the wholly Other）所帶來的毀滅性元素。懺悔是整合，而非分裂。眾多學者比較了梅普爾牧師與亞哈船長的性格，將梅普爾牧師的佈道作為整部小說的概要或襯托。^①但本文將特別考察小說中的一個元素——懺悔，將之視為回應終極性（ultimacy）的一種模式。懺悔是有限的人類與無限的神聖

^① 僅舉幾例，見T. Walter Herbert, Jr., *Moby-Dick and Calvinism: A World Dismantl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77), 10, 118, 161. Howard P. Vincent, *The Trying-Out of Moby-Dick*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49), 70. Effie Freeman Thompson, *Metanoē and Metamelei in Greek Literature until 100 A. D.,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their cognates and of their Hebrew equival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155. 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7. Robert Evans, "Sin and Redemption in Melville's *Moby-Dick*: The Humaneness of Father Mapple," in *Bloom's Literary Themes: Sin and Redemption*, ed., Blake Hobby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10), 146-152. Bainerd Cowan, *Exiled Waters: Moby-Dick and the Crisis of Alleg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82), 85. Ronald Mason, *The Spirit Above the Dust: A Study of Herman Melville* (London: John Lehmann, 1951), 118-119. Geoffrey Stone, *Melville* (New York: Sheed & Ward, 1949), 164, 167. Nathalia Wright, *Melville's Use of the Bible* (Durham, NC: Duke UP, 1949), 121. Jeffrey Bilbro, "The 'Art of Attaining Truth' in *Moby-Dick*: Print Technologies, Hermeneutics, and Castaway Readers," in *Above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David S. Reynolds and the Spiritu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ed., Harold K. Bush and Brian Yother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8), 131-136.

之間的中介，在人類與神聖的互動過程中，懺悔改變了人類自身並彰顯出只能以這種方式才能揭示的神聖層面。

終極性在《白鯨》中表現為上帝。雖然上帝並非小說中字面意義上的角色，但在小說的敘述中是作為生命、思想與力量的最高限度而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上帝是終極者，白鯨所產生的所有問題都指向了這一關懷的維度，使小說的敘述從海上歷險變為神秘的探尋。

“終極”這個概念借由20世紀神學家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的作品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蒂利希將信仰重新描述為“終極關懷”（the ultimate concern）^①，他寫道：“凡是無條件關懷的東西都被塑造成了神祇。”^②任何人們認為需要優先考慮的最重要的事物——甘心屈從、辛苦勞作和實現願望等努力所指向的最終核心——都被人們奉若神祇。它可以是文字上的神明，也可以是民族國家、功成名就或經濟力量之類的東西。^③但蒂利希警告說：“在真正的信仰那裡，終極關懷乃是對真正終極者的關懷；而在盲目的信仰中，初級的、有限的現實事物則被抬高到終極的地位。”^④這裡出現了若干複雜的問題，因為終極者“必須象徵性地加以表達”^⑤，因此總是會出現一種“危險”^⑥，即在對符號的盲目理解中找不到方向。在亞哈與船員搜捕白鯨的過程中，他們觸到了人類經驗的最邊緣，這裡遠離文明的各種規則，海洋成為流動的荒原。在這裡，捕鯨者把白鯨莫比·迪克視為不可見的上帝的符碼。白鯨使那些見到它的人心生畏懼，並非僅僅因為其體型龐大，讓人類感到自己岌岌可危，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們感到白鯨讓上帝某些令人畏懼的本質變得清晰可見了。

^① Paul Tillich, *The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1. (中譯本參考保羅·蒂利希：《信仰的動力學》，成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此處譯文參考了該譯本，第2頁。——譯者註)

^② Ibid., 44. (中譯本，第37頁。——譯者註)

^③ Ibid., 2-3.

^④ Ibid., 12. (中譯本，第11頁。——譯者註)

^⑤ Ibid., 44. (中譯本，第37頁。——譯者註)

^⑥ Ibid., 18. (中譯本，第16頁。——譯者註)

亞哈船長解釋道：“一切眼所能見到的東西，都不過是硬紙板做的面具。”^①他把莫比·迪克巨大的身軀比作薄薄的紙板，借此強調白鯨巨大的身量與它隱藏的東西相比無足輕重。在可見世界的面具背後，有“若干未被發現然而卻是有根有據的事物”，^②這個有意識、會思考的生物，其特徵可以在可見物中猜度。儘管這裡作者把這個生物表述為“東西”（thing）且似乎不願稱之為神，但亞哈的話呼應了一種宗教信念，即自然的可見元素揭示了不可見上帝的各個方面。古老的神學傳統認為自然世界是某種類型的“書卷”，人們可以用比喻的方式來理解上帝的啟示。^③與此類似，敘事者以實瑪利經常從象徵的角度解釋他看到的東西，甚至按照書籍和章節來給鯨魚分類，根據它們不同的體型分為對開鯨、八開鯨和十二開鯨。^④在某種意義上，以實瑪利通過對鯨魚的詳盡描述——眼睛、牙齒、金字塔似的脂肪背峰、額頭的形狀、尾部的厚肉——來進行一種文本細讀。

以實瑪利仔細區分了自己和亞哈對莫比·迪克的解讀，^⑤但兩人都認為白鯨有着超越其自身的意義。任何一條鯨魚都能表明終極存在的無限性（immensity），也能言說上帝的他異性，因為它們居住和活動在人類無法企及的環境中。對人類的認知而言，這是神秘莫測的、僅存在於文字或圖畫中的世界。加上莫比·迪克遠超其他的鯨魚，它有着異乎尋常的“龐大身軀”和“無窮力量”，因其性情殘暴、襲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or, The Whale*, ed., Hershel Park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8), 133. (中譯本參考赫爾曼·梅爾維爾：《白鯨：莫比·迪克》，曹庸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此處譯文源自該譯本，第228頁。——譯者註)

^② Ibid., 133. (中譯本，第228頁。——譯者註)

^③ 這種自然之書的觀點植根於《聖經》：“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20）這種觀點以及這種觀點產生的頗具影響力的闡釋學，在俄里根、奧古斯丁和後面中世紀晚期到現代早期的神學家的神學思想中得到了進一步闡述。自然之書與聖經應並置閱讀。詳見Harrison對這一歷史的詳細梳理。

^④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11. (中譯本，第191頁。——譯者註)

^⑤ Ibid., 151. (中譯本，第264頁。——譯者註)

擊船隻的斑斑劣跡和逃脫標槍的能力，讓水手感到“特別恐怖”。^①他們把莫比·迪克看作是“超自然的”，^②有的人說他“不僅無處不在，而且不朽（因為不朽就是時間上的無處不在）”。^③因此，白鯨的神出鬼沒讓我們想到否定神學的洞見，即總有一些事物或現象是無法闡釋、無法知曉的，一如人類的術語永遠無法限制上帝的本質。投擲出去的每個標槍都試圖用意義將白鯨固定住，而莫比·迪克就是那逃離闡釋之物。保羅·德·曼（Paul De Man）曾指出，這部小說使用寓言（allegory）本身就是“反思普遍認知局限的移位手法”。^④儘管以實瑪利並不認同莫比·迪克是超自然的，但白鯨異常的顏色讓他心生恐懼，因為這種顏色帶給人超自然的聯想。以實瑪利承認“最使我害怕的就是這條大鯨的白色”。^⑤以實瑪利在整整一章裏試着去理解這種顏色令人不安的效果，並表示白色“同時就是最具有意義的神力的象徵，又是基督教的神的面具”，但當白色出現在自然受造物身上（如白化病患者或癲瘋病患者），“一切事物中的強化了的神力，就是最使人類驚嚇的東西”。^⑥

作為一種“神力的象徵”，白色因其純淨無瑕可以喚起神聖性（holiness）。在梅爾維爾的語境中，這種神聖性被理解為道德之善的最高形式——道德之善因為至善而進入了一個獨立的存在範疇，超越此世常見的良善並隸屬於神聖者。因此，白色是“基督教的神的面具”，區隔了神聖與世俗。莫比·迪克以白鯨的形象出現時，這隻凶殘的動物與道德神聖符號之間的不和諧深深地困擾着以實瑪利。奧托（Rudolph Otto）在《神聖者的觀念》（*The Idea of the Holy*）中描述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44, 147.（中譯本，第251頁、第256頁。——譯者註）

^② Ibid., 147.（中譯本，第256頁。——譯者註）

^③ Ibid., 147.

^④ Micahel Boyden, “Allegories of War: Paul de Man’s *Moby-Dick* Translation,” *Leviathan: A Journal of Melville Studies*, Vol. 16.3 (2014): 24.

^⑤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51.（中譯本，第264頁。——譯者註）

^⑥ Ibid., 156-157.（中譯本，第274頁。——譯者註）

了良善一詞的原始和古老含義，白鯨承載了超越這種良善的“額外含義”（overplus of meaning）^①。在奧托看來，神聖的本質精髓並不是其良善，而是“完全的他者”。^②因此，神聖可以在那些感受到的人身上喚起深刻的、前理性的情感，這種情感與令人心生畏懼的神秘物（mysterium tremendum, awe inspiring mystery），即神秘、敬畏、恐懼、着迷和顫栗的綜合體相關。^③在白鯨身上，以實瑪利看到的並不是良善的完美，而是某種全然的他者，這明確地把白鯨與其他鯨魚分離開，其含義也超越自身，成為一種“令人畏懼的神秘物”。白鯨的白色讓人目眩神迷又膽寒顫栗，它使人想到“毀滅”（annihilation）、“無聲的空白”（dumb blankness）和白雪做成的預示死亡的“白色裹屍布”（white shroud）。^④與這層面紗接觸便意味着世俗人的死亡，在面紗背後，世俗人無法抵達終極者的神聖性。

以實瑪利在莫比·迪克身上看到的是毀滅，而亞哈看到的是一種惡意的智慧和有意的預謀。以實瑪利也發現了白鯨的智慧，但他更為關注的是它的潔白。最讓亞哈無法釋懷的是它堅毅果斷的機智。莫比·迪克咬斷了亞哈的一條腿，因此在亞哈看來，白鯨背後的終極真理就是這樣一位對他懷有惡意的上帝，要故意傷害他的上帝。這種故意傷害的想法讓亞哈懷恨在心：“我在它身上看到了一股凶暴的力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惡念支持着那種力量。那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就

^① Rudolph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ans. John W. Ha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5. (中譯本參考魯道夫·奧托：《神聖者的觀念》，丁建波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此處譯文源自該譯本第13頁。——譯者註)

^② Ibid., 26. (中譯本，第59頁。——譯者註)

^③ 蒂利希認同奧托的觀點，他引用《神聖者的觀念》並寫道：當神聖者降格為“道德上的善與邏輯上的真”時，丟掉的内容才是神聖性真正的含義，即神聖性作為“分離”“超越”“令人着迷與畏懼”“全然相異”。(Rudolph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15.) (中譯本，第14頁。——譯者註)他認為神聖者是作為前善惡二元範疇而存在的。(Rudolph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15) (中譯本，第14頁。——譯者註)

^④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57.

是我所憎恨的主要的東西；不管白鯨是走狗，還是主犯，我都要向它泄恨雪仇。”^①

亞哈復仇的動力或許可以在寬恕（forgiveness）中找到自然的解決辦法，但《白鯨》提供的途徑卻是懺悔。或許復仇在邏輯上更常見的對立面是寬恕。當一個人受到傷害或被冒犯的時候，他可以報復侵犯者，也可以寬恕他。他們可以“報復”（get back）對方或高抬貴手，不再傷害對方。《白鯨》用懺悔的概念給出了第三種可能性，即受害者既沒有寬恕，也沒有懲罰施害人，相反，他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是整個人得以轉變的開始。

在《白鯨》第九章，捕鯨者小教堂的牧師梅普爾神父在佈道中詳盡讚美了懺悔。出海前，以實瑪利就是去這個教堂做禮拜。梅普爾的佈道內容遵循慣例，其結構是講解、應用、勸訓與結論。^②佈道的開始是一個引子：“親愛的船友們，請聽《約拿記》第一章最後一節——“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③結尾部分表明作為人神中介的懺悔所具有的轉換性本質。

在《聖經·約拿記》裏，上帝讓先知約拿前往尼尼微城宣告毀滅將至。約拿沒有執行這個任務，而是坐上了前往他施而非尼尼微的船。但在航程中，狂風大作，船隻幾乎被破壞。約拿告訴水手遭此大風是因他的緣故，他建議水手把自己拋到海裏。水手們不想對他的死負責，因此很勉強，（但最終還是）這樣做了。風暴馬上就平息了。上帝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讓他在魚腹中待了三日三夜。三日後，上帝吩咐魚把約拿吐在旱地上。約拿便往尼尼微去，宣告四十日後尼尼微城必傾覆。尼尼微人聽到預言後深信不疑，他們通過禁食、禱告和自貶穿麻衣來懺悔。尼尼微王宣告：“人要切切求告上帝。各人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33.（中譯本，第229頁。——譯者註）

^② Jonathan A. Cook, *Inscrutable Malice: Theodicy, Eschatology, and the Biblical Sources of Moby-Dick*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P, 2012), 58.

^③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5.（中譯本，第59頁。《聖經》引文見《約翰福音》1:17a。——譯者註）

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或者上帝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至滅亡，也未可知。”^①事實上，上帝在看到尼尼微人的懺悔後便心生憐憫，赦免了這座城市。約拿對上帝的憐憫卻大為不悅。在《約拿記》的最後一章，約拿抱怨上帝，他正是因為知道上帝滿有恩典且會赦免尼尼微人才選擇逃避使命，不做先知。上帝最後通過“蓖麻、蟲子和炎熱的日頭”等自然元素向約拿解釋自己的作為。上帝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和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②

梅普爾神父並沒有提及尼尼微人的懺悔，也沒有說到最後一章的教訓。他關注的是約拿在鯨魚肚腹裏的懺悔。宗教意義上的懺悔是遠離惡，轉向上帝。希伯來語中常和英語“repent”關聯的詞是“שוב”（動詞tshub），意思是“轉向”（to turn）。在日常生活中，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字面意義上的旋轉運動，例如我們看過的輪子和旅行路綫。當這個詞用來表示懺悔的時候，它的意思是“在朝着某個特定的方向移動之後，再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動，這意味着（除非有相反的證據）人們將會再次抵達最初的出發點”。^③《舊約聖經》在空間和方向的意義上描述了“罪”（sin），把它作為遠離上帝的運動，而懺悔是回歸上帝。這個詞既表示離開，也表示回歸。

梅普爾討論了約拿的兩個罪：一個與行為有關，另一個與意志有關。首先，約拿拒絕上帝讓他去尼尼微的呼召，這個罪通過文字描述的軌迹在地理方位上表現出來。約拿登上的船駛向地中海的另一端，與尼尼微的方向恰好相反。正如梅普爾所說的，“在古代那個時候，大西洋差不多還是一個未被發現的海洋，約拿……循水路到那地方，可以說是

^① 《約拿記》3：8b-9。

^② 《約拿記》4：10。

^③ William L. Holladay, *The Root SUBH in the Old Testa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ts Usages in Covenantal Contexts* (Leiden: E.J. Brill, 1958), 53.

航行了最遠的路程。”^①因此，約拿遠離上帝的旨意在他試圖駛向他施的時候就被空間化了。其次，約拿從根本上曲解了上帝這位終極者的本質。梅普爾描述到：“約拿犯了這一抗命之罪，他還設法逃避上帝，還進一步藐視上帝。他認為上帝造出來的船隻，可以把他帶到那些沒有上帝、只有一群人間的船長在統治着的國度裏去。”^②

第二個罪反映了《新約》中表示懺悔的詞語，即古希臘語“μετάνοια”（metanoia）。這個詞將前綴“meta”（後面、改變）與“nous”（思想）結合在一起。其本義為改變想法。從詞源的角度看，“metanoia”對應着“metamorphosis”，“meta”（改變）+“morphe”（形式、形狀），^③這兩個詞體現了改變形式和改變想法的區別。從古希臘哲學的角度看，“metanoia”（事後的想）對應着“pronoia”（事前的想），^④且逐步與智慧的概念關聯在一起。希臘哲學家認為，“pronoia”是智者事先深思熟慮的天賦；而患者則需要“metanoia”。正如埃庇卡摩斯（Epicharmus）所言：“智者事前謀慮而非事後謀慮[metanoien]”。^⑤蓋伊·內夫（Guy D. Nave）解釋道，斯多葛派哲學家認為：“儘管對真正的智者不合時宜，但正是藉由metanoien，患者才得以獲得智慧。”^⑥因此，德爾斐神廟的箴言“悔罪”（Amartanon metanoiei）就是讓神廟的訪客在犯錯後能夠改變想法。回顧這種古希臘哲學傳統不難發現，普羅提諾的作品表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5. (中譯本, 第60頁。——譯者註)

^② Ibid.

^③ Harold O.J. Brown, “Godly Sorrow, Sorrow of the World: Some Christian Thoughts on Repentance,” in *Repentanc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Amitai Etzioni and David E. Carne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7), 36.

^④ Alexis Torrance, *Repentance in Late Antiquity: Eastern Asceticism and the Framing of the Christian Life c.400-650 CE* (New York: Oxford UP, 2013), 61.

^⑤ 轉引自Effie Freeman Thompson, *Metanoieō and Metamelei in Greek Literature until 100 A. D.,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their cognates and of their Hebrew equival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10.

^⑥ Guy D. Nave Jr,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Repentance in Luke-Acts* (Boston: Brill, 2002), 44.

明“metanoia”與柏拉圖式的啟蒙有關聯，這種傳統是“脫離洞穴，一步步上升，越來越靠近更真實的視閥”。^①因此，哲學意義上的“metanoia”使無知或錯誤的心靈向智慧轉化。說希臘語的猶太人在公元1世紀開始用“metanoia”翻譯希伯來語“tshub”，而在此之前的希臘猶太人使用希臘語“epistrepho”來翻譯，這個詞雖有“tshub”的轉向之義，但希臘化的猶太社團逐步認識到“tshub”是一種遠離罪的內在改變。^②禱告、禁食、哀哭和穿戴麻衣的行為是通過儀式來表達懺悔；而真正的懺悔勢必包括心、思與靈魂的內在安寧，因為真正的懺悔斷絕了罪。在基督教信仰中，“metanoia”是整體的轉變，當懺悔之人改變其生活方式、改變其看待和關聯上帝的方式時，這種轉變就會發生。他們之前視為正確的，現在就是謬誤。這種觀點差異的深刻程度使之成為或變為靈魂的某種變形，最後帶來整個生活的變形。在《約翰福音》中，耶穌將這種轉變稱為重生，一種精神上的再生：“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③

梅普爾佈道的重要性在於他提到了約拿不能看到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王權，這凸顯了約拿表面的罪。雖然梅普爾指出了這一明顯的“抗命之罪”，^④但他進一步揭示出這一抗命之罪背後的愚蠢：“他認為上帝造出來的船隻，可以把他帶到那些沒有上帝、只有一群人間的船長在統治着的國度裏去。”^⑤梅普爾認為，逃避所暴露的心

^① Plotinus, “Translation of Ennead II 9 [33],” in *Studia Patristica Supplement I, Ennead II 9 [33] “Against the Gnostics”: A Commentary by Nicola Spanu*, ed., Allen Brent and Markus Vinzent (Walpole, MA: Peeters, 2012), 12-13. (中譯本參考普羅提諾：《九章集》，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此處譯文源自該譯本，第183頁。——譯者註)

^② 希臘化猶太人作品中關於“metanoia”更加完整的論述，可見Nave,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Repentance in Luke-Acts*, 74-118 和Thompson, *Metanoieō and Metamelei in Greek Literature until 100 A. D.*, 20-23。

^③ 《約翰福音》3: 3, 6。

^④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5. (中譯本，第60頁。——譯者註)

^⑤ Ibid.

態 (mentality) 比逃避這個行為更有罪。上帝是整個天地的最終統治者，約拿無論去哪裡，上帝都已然在場，比管理船隻的船長更加偉大。這地上沒有一個國度不在上帝的統轄範圍內。約拿用人類的限度去理解上帝的概念，他以為可以通過逃跑去蒙騙上帝。梅普爾在後面再次讓大家注意約拿的錯誤，他說約拿：“想逃避他的職守和他的上帝，竟跑到約帕去乘船。上帝是無所不在的……”^①

在約拿的海洋歷險中，當他被風暴和鯨魚打敗的時候，他更加清楚了上帝的無所不在。梅普爾整個佈道的基礎就是一節經文：“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② 這節經文強調的不但是鯨魚的華麗出場，還有上帝安排鯨魚時體現的主權 (sovereignty)。鯨魚在比喻的意義上表現出約拿是如何被上帝管轄、如何受控於上帝的權柄並被帶到人類無法獨立企及的深度。接着，梅普爾總結約拿的故事：“上帝用大鯨去突襲他，把他一口吞進了活地獄裏……”^③

在鯨魚的肚子裏，約拿認識到，從命運掌控在上帝手中的萬國，到海上風暴和深海生物，上帝掌握着對所有創造物的主權。他經歷了一種“轉變” (metanoia)。約拿的回應並不是心懷忿恨的屈從，即表面上服從上帝的大能，而內心持有異議。梅普爾着力凸顯了約拿的態度：“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他的禱告，記取一個重大的教訓吧。因為約拿雖然罪孽深重，他可沒有哭哭啼啼請求直接救助。他覺得他那種可怕的處罰是公平的。他把救助的事情全都交給上帝安排去，並以此為滿足。他不顧自己的一切苦難，已然仰望上帝的聖殿。這個呀，船友們，就是真心誠意的悔罪；不是吵吵鬧鬧地要求赦免，而是感謝處罰得當。”^④ 約拿感謝上帝處罰是梅普爾的觀點，《聖經》對此並無直接陳述。但梅普爾精準地發現約拿的祈禱與上帝的視角不謀而合。真正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9. (中譯本，第66頁。——譯者註)

^② 《約拿記》1: 17a。

^③ Ibid., 49. (中譯本，第66頁。——譯者註)

^④ Ibid., 48. (中譯本，第65頁。——譯者註)

的懺悔並不是像政客那樣躲避懲罰。懺悔會發現罪中的錯處，並心甘情願地贊同上帝對這種錯處的審判。懺悔會承認上帝的公正並毫無阻礙地認同這種公正。約拿屈從於源自上帝的萬物秩序，他從外在和內在特徵兩方面表明了真正的懺悔所具有的性質——在心、行、意中回到上帝的國度。約拿祈禱的時候，他並沒有祈求救助，而是敬拜上帝，他的焦點從自己的需要和偏好轉到了榮耀上帝。梅普爾佈道的結尾是：

“船友們，我所以要在你們面前提出約拿來，並不是要你們去重蹈他犯罪的覆轍，而是要拿他來作為一個悔罪的榜樣。千萬不要犯罪；不過，如果犯了罪，那麼請注意，千萬要像約拿那樣悔罪。”^①

梅普爾神父接着把自己的經歷和約拿的故事連接在一起。他在約拿故事的敘事中發現了兩個教訓：一個是對所有人的，另一個是對被呼召向人佈道的牧師的。第一個教訓——懺悔——對每個人都適用，梅普爾也不例外，“因為我是個比你們更大的犯罪者”。^②第二個教訓被他稱作“另外一些更可怕的教訓”，^③這同梅普爾的關係更大：那就是有些人被上帝呼召“面向虛偽傳播真理！”^④對那些逃避這一使命的人來說，災難將會臨在他們身上。^⑤梅普爾認為約拿因恐懼而躲避上帝的呼召：“一個傳播真理的人，受了主的囑託，去對邪惡的尼尼微人傳播那些不受歡迎的真理，可他卻因害怕會惹起那裡的人的敵意而逃避了自己的使命……”^⑥《聖經》對約拿逃離原因的敘述與此不同，小說表述的可能是梅普爾牧師的一家之言。梅普爾言說的是福音書中的真理，但他感到自己傳遞的信息與社會已有的權勢相左，這讓他成了某種被放逐的人。對梅普爾來說，約拿的故事表明上帝會如何降災給那些不去言說真理的人，因為這些人害怕成為被放逐的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9. (中譯本, 第65頁。——譯者註)

^② Ibid. (中譯本, 第66頁。——譯者註)

^③ Ibid.

^④ Ibid. (中譯本, 第67頁。——譯者註)

^⑤ Ibid., 49-50. (中譯本, 第67頁。——譯者註)

^⑥ Ibid., 49. (中譯本, 第66頁。——譯者註)

人。梅普爾說道：“願那個被這世界誘惑得離棄了福音的本份的人受難！”^①“願那個愛討好人家而不敢得罪人家的人受難！”^②

梅普爾似乎深諳這些災難。如果苦難被描繪為上帝用一隻手重重地按住人，梅普爾說：“按在我身上的卻是一雙手。”^③接着他設想了人與上帝對話的理想狀態，這種理想狀態他用“首先使我認識的是你的威力”來描述，^④這裡或許暗示了梅普爾時常被杖擊打。《聖經》中的杖是管教的工具。例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⑤“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⑥杖通常表示對肉體產生痛苦的懲罰。但梅普爾把杖描述為一種理想之物，蒙受恩典的人才能經受。梅普爾的這種理解可以關聯到另一個對杖的理解，如《詩篇》23章：“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⑦在這個意象中，杖象徵着呵護，它是慰藉而非殘暴的源頭。該詩篇將上帝比作牧者，牧者用杖輕輕地打在群羊的身上，讓它們不至迷失方向，可以平安聚在一處。用杖敲打棍棒可以讓迷失的或分開的羊知道牧者就在附近，這聲音對它們是一種慰藉。牧者還會用杖驅趕捕食者，保護羊群。

梅普爾對大鯨的第二種解讀中就出現了這種呵護的含義。梅普爾在解釋懺悔帶給人的教訓時把大鯨和懲罰聯繫在一起。在後面講述自身經歷時，他把大鯨和上帝的憐憫聯繫在一起。儘管約拿被鯨魚吞下，下沉到了海底最深最暗的地方，上帝仍能聽到約拿的祈禱並拯救他：“即使是在任何鉛錘都沉不到底——‘處在陰間的深處’——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9. (中譯本，第67頁。——譯者註)

^② Ibid.

^③ Ibid. (中譯本，第66頁。——譯者註)

^④ Ibid. (中譯本，第68頁。——譯者註) (此處小說原文為：chiefly known to me by Thy rod, 中譯本側重表達了“rod”(棍棒、杖)一詞的引申義，即“威力”。但本文作者聚焦“rod”一詞的原義，特別是在聖經語境中的含義。——譯者註)

^⑤ 《箴言》22: 15

^⑥ 《撒母耳記下》7: 14.

^⑦ 《詩篇》23: 4. (本文作者此處使用欽定本聖經——譯者註)

的時候……那個在魚腹裏的悔罪的先知一聲叫嚷，上帝就聽到了。於是，上帝吩咐魚……”^①梅普爾再次強調，這世上沒有一個國度不在上帝的統轄範圍內。但這次上帝的主權就是幫助約拿。上帝的在場比任何人造鉛錘沉得都深，上帝的知識超越時間的局限，並提前預備好鯨魚去救約拿，使他免遭溺斃，然後又歷經長途海程，把他帶到安全的地方。魚腹並沒有消耗約拿的生命，而是保存了他的生命，這裡成為約拿精神懺悔的空間，是他重生的母腹。^②

在佈道文的最後一段，梅普爾表達了這種救贖的喜悅。在不幸的另一面，“就一定有一種愉悅”，^③這種愉悅屬於那些懺悔並向他人言說懺悔的真理的人：“在真理上毫不饒恕，把一切罪孽都殺盡，燒光，毀淨，雖然這些罪惡是他從參議員和推事的袍服上拉出來的人，願他愉悅。那個不認得別的法律和主宰，只認得主耶和華，只對上天忠誠的人，願他愉悅，至上的愉悅。”^④這裡，梅普爾把呼召擴展為愉悅，這囊括了所有的聽眾，而不僅僅是牧師或先知。這種“永恆的愉悅”^⑤等待着將上帝視作終極者並終生祈禱的人：“我竭力想屬於你，努力的程度遠遠超過於想屬於這個世界，遠遠超過於想屬於我自己。”^⑥這些人把上帝視為最高的主權，視為認同與歸屬的最真實的源頭，高於塵世的所有國家和自身。在佈道文的結語部分，梅普爾的口吻就像是已經體驗到這種愉悅的人。他既是那個被吞食、沉到深淵的約拿，又是不遺餘力學會傳揚真理的約拿。他知道上帝規訓的嚴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9. (中譯本, 第67頁。——譯者註)

^② 耶穌把約拿作為自己死而復生的類型學預表，這一點梅普爾並沒有提到：“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太12：40）信仰耶穌救贖的基督徒經歷了相同的死亡，他們舊有的、負罪的自我在一種嶄新的、信仰基督的靈性生命得到重生。約拿在魚腹的時間就是這種屬靈的過程。這就是他懺悔的時間，在這個時間裏，他擺脫或分解自己錯誤的態度與行為。三天後，他出了魚腹，成為準備侍奉上帝的先知。

^③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50. (中譯本, 第67頁。——譯者註)

^④ Ibid., 50. (中譯本, 第68頁。——譯者註)

^⑤ Ibid.

^⑥ Ibid.

苛，他也了解上帝恩惠帶來的喜悅。他從一種存在的狀態到另一種狀態，其方式與約拿一致，即懺悔。和約拿一樣，梅普爾接受上帝的規訓，並將之視為公正。他看到了自己的錯處，並在此基礎上懺悔。

梅普爾的懺悔是與一種上帝有關的身份的轉變。他曾經是捕鯨船的標槍手，經歷過“出生入死的水上生活”。^①現如今，他是傳播福音的牧師。如同被深淵吞噬的人，梅普爾之前的自我被終極者吞沒，並在某種意義上消失在終極者裏。但一個新的自我——梅普爾神父出現了，他曾被上帝拯救，如今他像宗教導師一樣，向他人傳遞上帝的話語。委身於上帝並沒有貶損梅普爾這個人。書中描繪他具有“非常深切而又極富有男子氣概的謙恭”，^②他似乎具有雙重的完整性，即整合了真正的牧師和真正的水手，這種整合實屬罕見。作為牧師，他“因真誠和聖潔而擁有如此名震遐邇的聲譽”，^③但他仍保留了水手的言語、行為和體魄，儘管上了年紀，他也可以毫不費力地爬上繩梯。梅普爾的靈巧身段被描述為“真正的水手式卻又不失牧師身份”，^④該短語描繪了梅普爾性格中的雙重品質。

這種完整性給梅普爾帶來了明顯的活力，他正處“老當益壯的時期；那種老當益壯彷彿正跨進了返老還童的階段，因為在他所有的皺折的紋路裏，都閃出一種鮮花乍開的柔光——甚至像是從二月的覆雪裏突然冒出來的早春新綠”。^④梅普爾的返老還童展現出靈性的重生，這與以實瑪利看到莫比·迪克時的恐懼形成對照。白鯨的白色讓以實瑪利想到雪，“那種墓碣幢幢的白色景物”^⑥讓人失明，在“一種……毫無色彩的，而又非常具有色彩的無神論”^⑦中否定了視野，甚至否定了神性。雪對以實瑪利來說意味着死亡的結局，而對梅普爾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2. (中譯本, 第54頁。——譯者註)

^② Ibid., 49. (中譯本, 第66頁。——譯者註)

^③ Ibid., 43. (中譯本, 第55頁。——譯者註)

^④ Ibid., 43. (中譯本, 第55頁。——譯者註)

^⑤ Ibid., 42. (中譯本, 第54頁。——譯者註)

^⑥ Ibid., 157. (中譯本, 第275頁。——譯者註)

^⑦ Ibid.

則表明了雪下的生命重生。

在這種新的生命中，梅普爾改變了與上帝的關係，上帝也改變了與梅普爾的關係，當然上帝的終極性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向他者彰顯的特定元素。作為牧師的梅普爾向聽眾解釋上帝的話語。因此，他塑形了聽眾對上帝的理解。他的佈道講解折射出水手梅普爾的過往。只有像梅普爾這樣的人才能用細節複述約拿的故事，例如懸掛在艙側上的搖搖晃晃的燈，或是約拿頭頂木板上的跺腳聲，或是鯨魚“張開的大嘴”，“露出了它整副牙齒，像是許多白插銷”。^①只有梅普爾可以用水手的幽默把船長描述得栩栩如生，也只有梅普爾可以用捕鯨人最容易理解的話解釋懲罰與懺悔之間的區別，從噴水的鯨魚到海上風暴後充滿生氣的空氣和陽光，再到“歡快的船桅頂的木冠之高不是大大超於內龍骨之低嗎？”莫不如此。^②梅普爾的生活讓他的佈道折射出一些曲解。如前文所述，梅普爾說約拿不服從上帝的呼召是因為畏懼尼尼微人的迫害，但這種解釋與《聖經》給出的原因相左。但梅普爾成功地把懺悔的信息傳遞給生活在海上的捕鯨手，讓他們更容易接受。

梅普爾代表着亞哈所拒絕的可能性，亞哈不願放棄傷痕累累、充滿忿恨的自我，也不願懺悔變成新人。當斯達巴克等人勸說亞哈放棄復仇的時候，亞哈的反應充滿藐視：“別對我說什麼褻瀆神明，朋友，如果太陽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斯達巴克。”^③亞哈覺得上帝羞辱了他，所以他要回擊。1853年的一位評論家認為，亞哈四處搜尋獵捕白鯨莫比·迪克是因為他無法抓住上帝，上帝才是他復仇的真正的目標。^④決心與終極性對抗而非臣服於它，這毀滅了亞哈有限的自我，也摧毀了亞哈已經揭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48. (中譯本, 第65頁。——譯者註)

^② Ibid., 50. (中譯本, 第67頁。——譯者註)

^③ Ibid., 133. (中譯本, 第229頁。——譯者註)

^④ E.-D. Forgues, “Moby Dick: La Chasse à la Baleine. Scènes de Mer,” *Revue des Deux Mondes*, Vol. 23, no.1(1853): 493. 原文為法語如下：……c’est à Dieu lui-même qu’il adresse son farouche ressentiment, et c’est à Moby Dick,—ne pouvant harponner l’auteur de toute chose, - c’est à Moby Dick qu’il destine les fruits amers de sa vengeance”（讓他怒火中燒的就是上帝本身，而莫比·迪克——他無法捕獲萬物的造主——正是莫比·迪克嘗到了他的愠怒——譯者註）。

示的對上帝的理解。

亞哈的憤恨與懺悔是對立的兩面。約拿和梅普爾在苦難中承認上帝的公義，而亞哈並沒有質疑自我，也沒考慮自己身上是否有什麼錯處，導致他失去一條腿。因為截肢讓他痛苦，他就視殘肢為邪惡。遵循亞哈這一思路，梅爾維爾的評論家通常從神義論的角度閱讀《白鯨》，即涉及生存苦難的時候，質疑上帝是不公義的。亞哈並沒有想到，他丟掉一條腿的那天正捕殺白鯨莫比·迪克，白鯨像很多野生動物一樣會很自然地反擊。亞哈也不願承認，這條鯨魚可以把牠生吞活剝或者溺斃海中，這樣他丟的就不只是一條腿，而是整條命。他死裏逃生卻沒有感恩之心。約拿在鯨魚腹中待了三天三夜，亞哈在丟掉一條腿之後像死人一樣也躺了三天三夜，^①但他卻沒有得到精神上的重生。相反，通過忿恨，亞哈以一種強烈的自我聲明來重塑自我。

亞哈的復仇是面對創傷時的一種自我保護形式（self-preservation）。他像死人一樣躺了三天三夜，可見遇到莫比·迪克對牠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經受了“傷殘的身軀和傷痕累累的靈魂”。^②因為忿恨是個人驕傲的堡壘，所以面對這種毀滅性打擊時，忿恨會肯定亞哈的尊嚴，讓他可以繼續自視甚高。亞哈無視斯達巴克的警告反而說道：“如果太陽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因為如果太陽會這樣做，我也會那樣做；自從世上有一種光明正大的競爭以來，妒忌一直在主宰天地萬物。可是，朋友，甚至那種光明正大也控制不了我，那麼，是誰在控制我？真理是沒有邊的。”^③如果太陽侮辱他，他有權反擊太陽，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亞哈把自己放到了與太陽同等的層面，他與太陽的權利是等同的。他要求和太陽一樣的待遇和尊重。亞哈不會把自己放置在任何人或任何物之下，他甚至不能平等對待其他人或物。他不允許任何東西約束自己，因為“真理是沒有邊的”，這樣他又把自己與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82. (中譯本, 第131頁。——譯者註)

^② Ibid., 148. (中譯本, 第259頁。——譯者註)

^③ Ibid., 133. (中譯本, 第229頁。——譯者註)

真理等同起來，宣稱自己的自主自治具有很高的地位。正如以實瑪利在其他地方所言，最高的真理“無涘無涯，像上帝一樣高深莫測”，^①亞哈宣稱自己的自尊如同上帝，這種想法激勵着他。失去一條腿讓亞哈感到矮人一截，覺得身體上缺失了一肢並被一種更加強大的力量擊垮了。^②於是他用鯨魚骨打磨的義肢來彌補失去的那條腿，並同樣地，以自己對白鯨的忿恨為基礎，在此之上恢復自己的地位。^③因此，亞哈的忿恨給了他一種在創傷裏振作起來的方法。他並沒有被遭遇白鯨莫比·迪克的驚駭毀滅，而是通過尋仇重新振作，治癒了他的自尊，給了他生活的目標。

但忿恨這種心靈重組（psychic reintegration）卻讓亞哈產生了一種比梅普爾神父更強烈的畸變。以實瑪利寫道，在亞哈失去一肢的幾周、幾個月之後，亞哈“傷殘的身軀和傷痕累累的靈魂才彼此交流起來，經過這樣滲透，他就發瘋了”。^④這種重組並不是療癒，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精神病症，以實瑪利稱之為“瘋狂”（madness）。^⑤亞哈強烈的自我主張產生了一種巨大的牽引力，很有魅力地把船員們吸引到他自己着魔的事情上，改變他們對莫比·迪克、公義和上帝的觀點，與自己保持一致。但因為亞哈不願遵循公平原則，他的觀點非常主觀，沒有永恆真理的終極意義，甚至缺少客觀價值。事實上，亞哈的復仇違背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復定律（lex talionis, law of retaliation）。白鯨取了亞哈一條腿，而亞哈意在殺掉白鯨。這種不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82. (中譯本, 第149頁。——譯者註)

^② Ibid., 132. (中譯本, 第226頁。——譯者註)

^③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亞哈差點因為這條鯨骨義肢被閹割。“裴郭德號”起航前，有人發現亞哈躺在地上，“出了某種既弄不明白，又似乎叫人說不出、猜不透的事故，他那隻牙腿很厲害地脫了臼，弄得像是給碰斷了的樹樁一般，差不多都戳進了他的大腿窩裏；那個苦惱的傷口，花了好大的工夫才完全治癒”。（Ibid., 340. 中譯本, 第650頁。——譯者註）站在鯨魚魚骨上表明了他對鯨魚的統治，這是另一種類型的復仇，它強化了自我。但這也給亞哈帶來了另一種惱人的傷口。

^④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82. 148-149. (中譯本, 第259頁。——譯者註)

^⑤ Ibid., 149. (中譯本, 第259頁。——譯者註)

平衡的報復很明顯是一種對正義的扭曲，亞哈要求比他失去的一條腿更多的補償。而且亞哈因為這條腿而責備上帝沒有公平對待人類。亞哈說：“我這會兒了解你，了解你這真神了，我這會兒才知道對你的真正的崇拜就是蔑視。不論是愛戴，還是崇敬，你都無動於衷，甚至因為嫌惡，你就要殺，一切都要被你殺盡殺絕。”^①

亞哈從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來理解上帝，也從莫比·迪克身上來理解自己。正像以實瑪利所說的，白鯨“不但是他肉體上的宿敵，也是他理智上、精神上的憤激的宿敵”，這些“都是莫比·迪克的顯明的化身，因而實際上是可誅的”。^②亞哈愈加不能自拔，他很快就“把他整個種族自古以來的一切憤怒和憎恨全都加在大鯨的白色背峰上；於是，彷彿他的胸膛就是一架白炮，他就在那上面發射出他那火熱的心彈來”。^③亞哈對莫比·迪克偏執狂般的關注讓亞哈在白鯨的形象中重塑了自我，兩者愈發相似。莫比·迪克“皺額鉤嘴”，^④而亞哈“的額頭”“有稜條和凹痕”，^⑤產生這些印記的原因是“不睡覺、始終在踱方步的思想”，^⑥即莫比·迪克。莫比·迪克“撇下一道泡沫濃膩、銀河似的的長痕，激起一片閃耀金光”，^⑦而亞哈自言自語道：“我駛到哪裡，那裡就留下一條又白又混的船跡”。^⑧莫比·迪克“右尾帶有三個刺孔”，^⑨這讓人想起（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身體，而亞哈“臉上……還有一種苦惱的神色”。^⑩作為“蠕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82. (中譯本, 第708頁。——譯者註)

^② Ibid., 148. (中譯本, 第258頁。——譯者註)

^③ Ibid.

^④ Ibid., 131. (中譯本, 第226頁。——譯者註)

^⑤ Ibid., 130. (中譯本, 第223-224頁。——譯者註)

^⑥ Ibid., 130. (中譯本, 第224頁。——譯者註)

^⑦ Ibid., 147. (中譯本, 第257頁。——譯者註)

^⑧ Ibid., 135. (中譯本, 第234頁。——譯者註)

^⑨ Ibid., 131. (中譯本, 第226頁。——譯者註)

^⑩ Ibid., 103. (中譯本, 第173頁。——譯者註) (此處原文為“crucifixion in his face”, 這裡的“crucifixion”原義為“耶穌被釘十字架”, 引申為“極度的痛苦”。在譯本中翻譯為“苦惱的”, 似乎失去了該詞的宗教意蘊。——譯者註)

動的海魔王”^①，莫比·迪克象徵着“一切有關生命思想的神秘而不可思議的鬼神邪說”^②，而亞哈高呼：“……我是惡魔，我是瘋上加瘋。”^③莫比·迪克和亞哈反映了以實瑪利在第一章中提及的“一切的解答都在這裡”^④，那喀索斯（Narcissus）的故事“是生命的影像，一個要抓而抓不到的幻影；一切解答都在這裡”^⑤。那喀索斯神話是一個錯誤自戀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結局是自我的死亡。亞哈試圖通過忿恨保存自身的結果也是死亡，因為他把莫比·迪克創造為一個無法執取的魅影，這個魅影投射出他自己受傷的心靈。他力圖殺掉莫比·迪克所象徵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他自己、他的船和船員都喪身茫茫大海。^⑥

最後，亞哈也像梅普爾神父一樣，承認了上帝的主權：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莫名其妙的、難以捉摸的、神秘可怕的事情！是什麼欺詐的、隱藏的統治者和王君，和殘酷無情的皇帝在控制我，才弄得我違反一切常情的愛慕，這麼始終不停地硬衝、硬擠、硬塞；弄得我這麼輕率地隨時去做那種按照我的本心本意說來，我決不會那麼勇敢去做的事呢？是亞哈，亞哈嘛？舉起這隻手臂的，是我，是上帝，還是誰？不過，如果偉大的太陽不是出於它自己的本意而運轉，而不過是天上的一個使童，那麼，除了靠某種眼不能見的神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50. (中譯本, 第262頁。——譯者註)

^② Ibid., 148. (中譯本, 第258頁。——譯者註)

^③ Ibid., 136. (中譯本, 第235頁。——譯者註)

^④ Ibid., 18. (中譯本, 第5頁。——譯者註)

^⑤ Ibid.

^⑥ 蒂利希在魯道夫·奧托論神聖者的著作基礎上指出，當神聖者表現為邪惡或毀滅時，它“乃是盲目信仰的內容”（Paul Tillich, *The Dynamics of Faith*, 16. 中譯本, 第14頁。——譯者註）——即在這種信仰中，非真的終極被提升為終極關懷。亞哈對莫比·迪克的偏執和終極關懷導致了他對莫比·迪克的曲解，由此造成的大範圍破壞表明對終極的錯誤理解。

力，一顆星星都不會自轉了；這麼說來，這一顆小小的心又怎麼能夠跳動；這一顆小小的腦袋又怎麼能夠思想；除非是上帝教它跳，教它想，教它活，而不是我。^①

儘管亞哈還在堅持自主自治，但他承認自己在一位更加偉大的君王的控制之下，這種不可見的力量就是上帝。與梅普爾的懺悔不同，亞哈的這種認可是仇恨的一種形式；亞哈將所有美好的品格都歸於自己——“常情的愛慕”；將自己行為中所有的瘋狂、暴力和無情歸咎給上帝——“硬衝、硬擠、硬塞……弄得我這麼輕率地隨時去做那種按照我的本心本意說來，我決不會那麼勇敢去做的事”。^②亞哈對自我的認定讓他把偏見放到對自己有利的地方，用最糟糕的詞彙去描述上帝，使上帝成為仇恨的借口。

《白鯨》講述了亞哈捕殺白鯨的故事，將梅普爾神父遠遠拋在後面。梅普爾神父在小教堂的出場與小說後面的人物、對話和事件不甚相同，這表明當“裴郭德號”從新英格蘭出發駛向世界的另一端時，小說試圖遠離懺悔。亞哈以異教的風格裝配自己的船，僱了一些異教徒船員，包括南太平洋食人族成員（魁魁格）、非洲黑人（大個兒）、美洲印第安人（搭斯蒂哥）和一位印度拜火教徒。當亞哈用三位異教船員的血為自己的標槍施洗時，他說“奉魔鬼之名”（*in nomine diaboli*）^③。很明顯，他要盡可能地讓自己遠離基督教上帝。美國人對《白鯨》的現代解讀常常強調小說中亞哈的浪漫主義式的反叛，比如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寫道：“亞哈如同梅普爾神父一樣受人愛戴，他無疑就是英雄，比起撒但，他更像是普羅米修斯；我們不能（像很多批評家那樣）認為梅爾維爾贊同梅普爾的立場，而不是亞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390. (中譯本, 第762頁。——譯者註)

^② Ibid., 390.

^③ Ibid., 356. (中譯本, 第684頁。——譯者註)

哈的立場。”^①事實上，梅爾維爾給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私信中證實自己喜愛亞哈的反抗精神。^②

但講述亞哈捕鯨故事的是以實瑪利，以實瑪利跟隨亞哈出海，回來的時候觀點發生了改變。他寫道：“我，以實瑪利，是那些水手中的一員；我的叫喊聲已經同他們的一起爆發了；我的誓言已經同他們的結合在一起了；我越叫得響亮，就把我的誓言槌扣得越緊，因為我的靈魂感到畏懼。”^③“我這雙貪婪的耳朵已經聽到了那隻凶殘的巨獸的故事，我和所有其他的人都已對它發下我們的激烈和雪恨的誓言了。”^④以實瑪利曾是亞哈的忠實追隨者，他目睹了亞哈的毀滅；他對亞哈的描述雖然抓住了亞哈的“執著”（obsession）讓人着迷的本質，但在此將這種“執著”描述為瘋狂和錯誤。以實瑪利展示了“metanoia”，一種懺悔形式的思想改變。

以實瑪利與梅普爾神父都認為，懺悔是見證的中介，是倖存者的聲音。亞哈悄無聲息地失蹤了，他被自己纏在一起的標杆繩勒住了，而莫比·迪克被亞哈擊中卻未死，憤憤地游走了。與終極者相遇並毫發無損地返回後，梅普爾和以實瑪利得以向其他人講述他們的見證，這種敘述歷史的力量屬於他們，不會被任何人（包括上帝）否定。由於懺悔產生於與終極性的關係之中，因此它既是智慧的條件，又是智慧的表述。在“metanoia”中思想的改變產生了一種擴展的意識：即意識到之前的錯處和嶄新的真理，因為之前犯過錯，即便未來有進步，也會因着自己的有限而保持謙遜。羅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指出：“換言之，與亞哈不同的是，梅普爾讓我們看到，他願意審判

^① 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7.

^② Herman Melville, *Correspondence*, ed., Lynn Horth (Evanston an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 1993), 212.

^③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144. (中譯本，第250頁。——譯者註)

^④ Ibid.

(judge) 自己，發現自身的不足，承認自己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他會順服他人的審判（會眾和上帝的審判）。”^① 因此，懺悔可以防止梅普爾自己和他的會眾造成亞哈那樣程度的毀滅。在《白鯨》中，懺悔是人類與終極者之間的中介，使二者之間的相遇轉移了直接的創傷，並防止後續創傷的重演。它為人類的理解接近神聖打開了一個通道，允許神聖的終極性得以通過人類語言為人所知。儘管《白鯨》的核心是亞哈痛苦不堪的追索，但借由梅普爾神父和以實瑪利，這種追索被懺悔賦予了形式。

譯者簡介

陳影，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CHEN 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rucchenying@126.com

^① Robert Evans, “Sin and Redemption in Melville’s *Moby-Dick*,” 152.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ilbro, Jeffrey. "The 'Art of Attaining Truth' in *Moby-Dick*: Print Technologies, Hermeneutics, and Castaway Readers." In *Above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David S. Reynolds and the Spiritu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Edited by Harold K. Bush and Brian Yothers, 125-139.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8.
- Bloom, Harold.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New York: Chelsea, 1986.
- Boyden, Michael. "Allegories of War: Paul de Man's *Moby-Dick* Translation." In *Leviathan: A Journal of Melville Studies*, Vol. 16, no. 3 (2014): 21-38.
- Brown, Harold O. J. "Godly Sorrow, Sorrow of the World: Some Christian Thoughts on Repentance." In *Repentanc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Amitai Etzioni and David E. Carney, 31-42.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 Colacurcio, Michael. "Charity and its Discontents: Pity and Politics in *Melville's* Fiction." In *There Before Us: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Emerson to Wendell Berry*. Edited by Roger Lundin and Grand Rapids, 49-79.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07.
- Cook, Jonathan A. *Inscrutable Malice: Theodicy, Eschatology, and the Biblical Sources of Moby-Dick*.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 _____ and Brian Yothers edit. *Visionary of the Word: Melville and Religi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Cowan, Bainerd. *Exiled Waters: Moby-Dick and the Crisis of Alleg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82.
- Evans, Robert. "Sin and Redemption in Melville's *Moby-Dick*: The Humaneness of Father Mapple." In *Bloom's Literary Themes: Sin and Redemption*. Edited by Blake Hobby, 147-156. New York: Infobase, 2010.
- Forgues, E.-D. "Moby Dick: La Chasse à la Baleine. Scènes de Mer."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Vol. 23, no.1 (1853): 491-515.
- Harrison, Peter. *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Herbert, T. Walter, Jr. *Moby-Dick and Calvinism: A World Dismantled*. New Brunswick,

-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olladay, William L. *The Root SUBH in the Old Testa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ts Usages in Covenantal Contexts*. Leiden: E.J. Brill, 1958.
- Mason, Ronald. *The Spirit Above the Dust: A Study of Herman Melville*. London: John Lehmann, 1951.
- Melville, Herman. *Correspondence*. Edited by Lynn Horth. Evanston an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 1993.
- _____. *Moby-Dick; or, The Whale*. Edited by Hershel Park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8.
- Nave, Guy D., Jr.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Repentance in Luke-Acts*. Boston: Brill, 2002.
- Otto, Rudolph.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anslated by John W. Ha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Park, Haein. “‘The Apocalypse of Pain’: Suffering, Theodicy, and Religious Identity in *Moby-Dick*.” In *Visionary of the Word: Melville and Religion*. Edited by Jonathan A Cook and Brian Yothers, 265-286.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Plotinus. “Translation of Ennead II 9 [33].” In *Studia Patristica Supplement I, Ennead II 9 [33] “Against the Gnostics”: A Commentary by Nicola Spanu*. Edited by Allen Brent and Markus Vinzent, 1-51. Walpole, MA: Peeters, 2012.
- Stone, Geoffrey. *Melville*. New York: Sheed & Ward, 1949.
- Thompson, Effie Freeman. *Metanoē and Metamelei in Greek Literature until 100 A. D.,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their cognates and of their Hebrew equival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 Thompson, Lawrence. *Melville’s Quarrel with G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 Tillich, Paul. *The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 Torrance, Alexis. *Repentance in Late Antiquity: Eastern Asceticism and the Framing of the Christian Life c.400-650 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Vincent, Howard P. *The Trying-Out of Moby-Dick*.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49.
- Wright, Nathalia. *Melville’s Use of the Bibl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9.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赫爾曼·梅爾維爾：《白鯨：莫比·迪克》，曹庸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Melville, Herman. *Bai jing: Moby Dike* (Moby-Dick; or, The Whale). Translated by CAO Y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2.]
- 魯道夫·奧托：《神聖者的觀念》，丁建波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Otto, Rudolph. *Shen sheng zhe de guan nian*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anslated by DING Jianbo.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07.]
- 普羅提諾：《九章集》，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Plotinus. *Jiu zhang ji* (Ἐννεάδες). Translated by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 保羅·蒂利希：《信仰的動力學》，成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Tillich, Paul. *Xin yang dong li xue* (The Dynamics of Faith). Translated by CHENG Qio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9.]